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二回 輕性命天倫遭慘變 豁眼界北里試嬉游

哈哈！你道那是誰？原來是我父親當日在杭州開的店裡一個小伙計，姓黎，表字景翼，廣東人氏。我見了他，為甚吃驚呢？只因他穿了一身的重孝，不由的不吃一個驚。然而敘起他來，我又為甚麼哈哈一笑？只因我這回見他之後，曉得他鬧了一件喪心病狂的事，笑不得、怒不得，只得乾笑兩聲，出出這口惡氣。看官們聽我敘來。

這個人，他的父親是個做官的，官名一個達字，表字鴻甫。本來是福建的一個巡檢，署過兩回事，弄了幾文，就在福州省城，蓋造了一座小小花園，題名叫做水鷗小樹。生平歡喜做詩，在福建結交了好些官場名士，那水鷗小樹，就終年都是冠蓋往來。日積月累的，就鬧得虧空起來。大凡理財之道，積聚是極難，虧空是極易的。然而官場中的習氣，又看得那虧空是極平常的事。所以越空越大，慢慢的鬧得水鷗小樹的門口，除了往來的冠蓋之外，又多添了一班討債鬼。這位黎鴻甫少尹，明知不得了，他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帶了一妻兩妾三個兒子，逃了出來，撇了那水鷗小樹也不要了。走到杭州，安頓了家小，加捐了一個知縣，進京辦了引見，指省浙江，又到杭州候補去了。我父親開著店的時候，也常常和官場交易，因此認識了他。

他的三個兒子，大的叫慕枚，第二的就是這個景翼，第三的叫希銓。你道他們兄弟，為甚取了這麼三個別緻名字？只因他老子歡喜做詩，做名士，便望他的兒子也學他那樣。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，就叫慕枚；第二的叫他景企趙翼，就叫景翼；第三的叫他希冀蔣士銓，就叫希銓。他便這般希望兒子，誰知他的三個兒子，除了大的還略為通順，其次兩個，連字也認不得多少，卻偏又要謔兩句歪詩。當年鴻甫把景翼薦到我父親店裡，我到杭州時，他還在店裡，所以認得他。

當下相見畢，他就敘起別後之事來。原來鴻甫已經到了天津，在開平礦務局當差。家眷都搬到上海，住在虹口源坊街。慕枚到臺灣去謀事，死在臺灣。鴻甫的老婆，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，所以景翼穿了重孝。景翼把前事訴說已畢，又說道：「舍弟希銓，不幸昨日又亡故了。家父遠在開平，我近來又連年賦閒，所以一切後事，都不能舉辦。我們忝在世交，所以特地來奉求借幾塊洋錢，料理後事。」我問他：「要多少？」景翼道：「多也不敢望，只求借十元罷了。」我聽說，就取了十元錢給他去了。

今天早上，下了一陣雨，天氣風涼，我閒著沒事，便到謙益棧看伯父。誰知他已經動身到蘇州去了。又去看看小七叔，談了一回，出來到虹口源坊街，回看景翼，並弔乃弟之喪。到得他寓所時，恰好他送靈柩到廣肇山莊去了，未曾回來，只有同居的一個王端甫在那裡，代他招呼。這王端甫是個醫生。我請問過姓氏之後，便同他閒談，問起希銓是甚麼病死的。端甫只歎一口氣，並不說是甚麼病。我不免有點疑心，正要再問，端甫道：「聽景翼說起，同閣下是世交，不知交情可深厚？」我道：「這也無所謂深厚不深厚，總算兩代相識罷了。」端甫道：「我也是和鴻甫相好。近來鴻甫老的糊塗了，這黎氏的家運，也鬧了個一敗塗地。我們做朋友的，看著也沒奈何。偏偏慕枚又先死了，這一家人只怕從此沒事的了。」我道：「究竟希銓是甚麼病死的？」端甫歎道：「哪裡是病死的，是吃生鴉片煙死的呀！」我驚道：「為著甚麼事？」端甫道：「竟是鴻甫寫了信來叫他死的。」我更是大驚失色，問是甚麼緣故。端甫道：「這也一言難盡。鴻甫的那一位老姨太太，本是他夫人的陪嫁丫頭。他弟兄三個，都是嫡出。這位姨太太，也生過兩個兒子，卻養不住。鴻甫夫人便把希銓指給他，所以這位姨太太十分愛惜希銓。希銓又得了個癱瘓的病，總醫不好。上前年就和他娶了個親。這種癱子，有誰肯嫁他，只娶了人家一個粗丫頭。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，把自己的幾口皮箱，都給了希銓。這希銓也索作怪，娶了親來，並不曾圓房，卻同一個朋友同起同臥。這個朋友是一個下等人，也不知他姓甚麼，只知道名字叫阿良。家裡人都說希銓和那阿良，有甚曖昧的事。希銓又本來生一張白臉，柔聲下氣，就和女人一般的，也怪不得人家疑心。然而這總是房幃瑣事，我們旁邊人卻不敢亂說。這一位景翼先生，他近來賦閒得無聊極了，手邊沒有錢化，便向希銓借東西當。希銓卻是一毛不拔的，因此弟兄們鬧不對了。景翼便把阿良那節事寫信給鴻甫，信裡面總是加了些油鹽醬醋。鴻甫得了信，便寫了信回來，叫希銓快死；又另外給景翼信，叫他逼著兄弟自盡。我做同居的，也不知勸了多少。誰知這位景翼，竟是別有肺腸的，他的眼睛只看著老姨太太的幾口皮箱，哪裡還有甚麼兄弟，竟然親自去買了鴉片煙來，立逼著希銓吃了。一頭咽了氣，他便去開那皮箱，誰知竟是幾口空箱子，裡面塞滿了許多字紙、磚頭、瓦石，這才大失所望。大家又說是希銓在時，都給了阿良了。然而這個卻又毫無憑據的，不好去討。只好啞子吃黃連，自家心裡苦罷了。」我聽了一番話，也不覺為之長歎。一會兒，景翼回來了，彼此周旋了一番，我便告辭回去。

過了兩天，王端甫忽然氣沖沖的走來，對我說道：「景翼這東西，真是個畜生！豈有此理！」我忙問甚麼事。端甫道：「希銓才死了有多少天，他居然把他的弟婦賣了！」我道：「這還了得！賣到了甚麼地方去了？」端甫道：「賣到妓院裡去了！」我不覺頓足道：「可曾成交？」端甫道：「今天早起，人已經送去了。成交不成交，還沒知道。」我道：「總要設法止住他才好。」端甫道：「我也為了這個，來和你商量。我今天打聽了一早起，知道他賣在虹口廣東妓院裡面。我想不必和景翼那廝說話，我們只到妓院裡，和他把人要回來再講。所以特地來約同你去，因為你懂得廣東話。」原來端甫是孟河人，不會說廣東話。我笑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懂廣東話呢？」端甫道：「你前兩天和景翼說的，不是廣東話麼？」我道：「只怕他成了交，就是懂話也不中用。」端甫道：「所以要趕著辦，遲了就怕誤事。」我道：「把人要了出來，作何安置呢？也要預先籌畫好了呀。」端甫道：「且要了出來再說。嫁總是要嫁的，他還沒有圓過房，並且一無依靠的，又有了景翼那種大伯子，哪裡能叫人家守呢。」我道：「此刻天氣不早了，你就在這裡吃了晚飯，我同你去走走罷。左右救出這個女子來，總是一件好事。」端甫答應了。

飯後便叫了兩輛東洋車，同到虹口去。那一條巷子叫同順裡。走了進去，只見兩邊的人家，都是烏裡八糟的。走到一家門前，端甫帶著我進去，一直上到樓上。這一間樓面，便隔做了兩間。樓梯口上，掛了一盞洋鐵洋油燈，黑暗異常。人到房裡，只見安設著一張板床，高高的掛了一頂洋布帳子。床前擺了一張杉木抽屜桌子，靠窗口一張杉木八仙桌，桌上放著一盞沒有磁罩的洋燈，那玻璃燈筒兒，已是熏得漆黑焦黃的了。還有一個大瓦鉢，滿滿的盛著一鉢切碎的西瓜皮，七橫八豎的放著幾雙毛竹筷子。我頭一次到這等地方，不覺暗暗稱奇，只得將就坐下。便有兩上女子上來招呼，一般的都是生就一張黃面，穿了一套拷綢衫褲，腳下沒有穿襪，拖了一雙皮鞋，一個眼皮上還長了一個大疤，都前來問貴姓。我道：「我們不是來打茶圍的，要來問你們一句話，你去把你們鴛鴦叫了上來。」那一個便去了。我便問端甫，可認得希銓的妻子。端甫道：「我同他同居，怎麼不認得。」

一會兒，那鴛鴦上來了。我問他道：「聽說你這裡新來一個姑娘，為甚麼不見？」鴛鴦臉上現了錯愕之色，回眼一望端甫，又望著我道：「沒有呀。」說話時，那兩個妓女，又在那裡交頭接耳。我冷笑道：「今天姓黎的送來一個人，還沒有麼？」鴛鴦道：「委實沒有。我家現在只有這兩個。」我道：「這姓黎的所賣的人，是他自己的弟婦，如果送到這裡，你好好的實說，交了出來，我們不難為你。如果已經成交，我們還可以代你追回身價。你倘是買了不交出來，你可小心點！」鴛鴦慌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你老爺吩咐過，如果他送來我這裡，也斷不敢買了。」我把這番問答，告訴了端甫。端甫道：「我懂得。我打聽得明明白白的，怎麼說沒有！」我對鴛鴦道：「我們是打聽明白了來的，你如果不交出人來，我們先要在這裡搜一搜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兩位要搜，只管搜就是。難道我有這麼大的膽，敢藏過一個人。我老實說了罷，人是送來看過的，因為身價不曾講成。我不知道這裡面還有別樣葛藤，幸得兩位今夜來，不然，等買成了才曉得，那就受累了。」我道：「他明明帶到你這裡來的，怎麼不在這裡？你這句話有點靠不住。」鴛鴦道：「或者他又帶到別處去看，也難說的。吃這個門戶飯的，不止我這一家。」我聽了，又告訴了端甫，只得罷休。當下又交代了幾句萬不可買的話，方才出來，與端甫分手。約定明日早上，我去看他，順便觀景翼動靜，然後分投回去。

德泉問事情辦得妥麼。我道：「事情不曾辦妥，卻開了個眼界。我向來不曾到過妓院，今日算是頭一次。常時聽見人說甚麼花天酒地，以為是一個好去處，卻不道是這麼一個地方，真是耳聞不如目見了。」德泉道：「是怎麼樣地方？」我就把所見的，一一

說了。德泉笑道：「那是最壞的地方。有好的，你沒有見過。多咱我同你去打一個茶圍，你便知道了。」說時，恰好有人送了一張條子來，德泉看了笑道：「那有這等巧事！說要打茶圍，果然就有人請你吃花酒了。」說罷，把那條子遞給我。原來是趙小雲請德泉和我到尚仁裡黃銀寶處吃酒。那一張請客條子，是用紅紙反過來寫的。德泉便對來人說：「就來。」原來趙小雲自從賣了那小火輪之後，曾來過兩次，同我也相熟了，所以請德泉便順帶著請我。我意思要不去。德泉道：「這吃花酒本來不是一件正經事，不過去開開眼界罷了。只去一次，下次不去，有甚麼要緊呢。」看看鐘才九點一刻，於是穿了長衣，同德泉慢慢的走去。在路上，德泉說起小雲近日總算翻了一個大身，被一個馬礦師聘了去，每月薪水二百二十兩，所以就闊起來了。這是製造局裡幾弔錢一個月的學生。你想，值得到二百多兩的價值，才給人家幾弔錢，叫人家怎麼樣肯呢！」我道：「然而既是倒貼了他膏火教出來的，也要念念這個學出本事的源頭。」德泉道：「自然做學生的也要思念本源，但是你要用他呀。擱著他不用，他自然不能不出來謀事了。」我道：「化了錢，教出了人材，卻被外人去用，其實也不值得。」德泉道：「這個豈止一個趙小雲，曾文正和李合肥，從前派美國的學生，回來之後，去做洋行買辦，當律師翻譯的，不知多少呢。」一面說著話，不覺走到了，便入門一徑登樓。

這一登樓，有分教：涉足偶來花世界，猜拳酣戰酒將軍。

不知此回赴席，有無怪現狀，且待下回再記。